

● 清朝奇案丛书

●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张 研
副 主 编 张 浩 刘 平 著

风雷动

风雨如磐苏报案

世纪之初……
风雨如磐……
壮志未酬……
地狱之火……



邹容的《革命军》搏虎屠龙，满腹才学的章太炎常被人称作“章疯子”，《苏报》从一份小报一变而为“高唱”革命的大报，西太后、东南官吏与租界殖民者等方方面面为置章、邹于死地或从轻判决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本书将为你讲述这些名人、这份奇报、这桩怪案。

前 言

“清朝奇案丛书”，顾名思义，说的就是发生在清朝的奇案、要案、大案。

这里既有数十上百贪官授首的贪污巨案，又有阴谋迭现、圈套连环、丑恶至极的舞弊案；既有权势倾轧、禁锢精神的政治案、科场案、文字狱案，又有曲折离奇、血泪斑斑的人命案。

这些奇案、要案、大案，反映了清朝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一不令人触目惊心，无一不令人感慨万分。

从“清朝奇案”中，人们可了解到中国清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制度，了解到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法制观念和社会问题，从而更加自觉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

设中去。

“清朝奇案丛书”共十余册，每册十来万字，是一套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清朝奇案丛书”又是一部高品位的、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普及读物。

“清朝奇案丛书”遴选了一批专攻清史的中青年学者，以叩人心弦的史实传闻、严谨的论理分析、文采斐然的晓畅行文，导引读者思索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陶冶情操，启迪睿智，丰富人生。

我们期盼着您满意的微笑。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有学问的革命家——东帝其人	(5)
反清种子/诂经精舍/维新风波/走向革命	
第二章 革命军中马前卒——西帝其人	(49)
旧学叛逆/英雄少年/成都之行/大江东去	
第三章 大泽英雄起东瀛	(66)
风云际会/“亡国纪念”/“革命”萌芽/剪辫风波	
第四章 风雷激荡春申江	(93)
《苏报》由来/“南洋”风波/拒法抗俄/“革命”春雷	
第五章 惊天动地苏报案	(119)
雷霆之声/干柴烈火/大狱之兴/风吹枷锁	
第六章 铁窗炼狱铸英魂	(164)
壮怀激烈/人间好汉/铁骨英魂/太炎出狱	
尾 声	(186)

139348

引子

1903年6月的一个下午，上海公共租界。

几个男子一路谈笑，来到四马路九华楼，一位伙计十分殷勤地将他们引到二楼临街的一张八仙桌旁，一面用随身带的毛巾在桌椅上掸了几下，一面高声招呼上茶。

这几位男子一落座，便引来了不少邻座客人异样的目光。

且看为首的一位，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无辫，一头五六寸的长发散乱地垂挂在肩颈之间。此时沪上天气已交初夏，空气湿热，那人手拿一柄春夏秋冬不离手的羽毛团扇，不停地扇着敞开的领口，久未洗濯的和服发出一股怪怪的味道，他的眼里闪着

恍恍惚惚、捉摸不定的光芒。此人便是满腹经纶而落拓不羁的章太炎。

太炎右首的一位，二十岁出头，中等身材，白净面皮。他名叫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别看他外表文弱，实际上却是军校出身。一个多月前，他带了一批南京陆师学堂闹学潮的退学学生投奔声名远播的上海爱国学社，学习之余，兼教军事体操。因为才思敏捷，文笔流畅，最近刚被《苏报》老板陈范聘为该报主笔。

左首的一位，身材高大，言谈举止间透出一股豪侠气概。他名叫张溥，后改名为张继，字溥泉，直隶沧州人，也是二十岁出头，刚才因走路走得太热，学生制服的衣襟敞开着。张继最近被陈范聘为《苏报》参议。

坐在太炎对面的是个小青年，名叫邹容，年方十八，中等身材，黄白面皮，稚嫩的脸上透出一种刚毅，黑黑的眼眸显得机智聪明，只是眼角、嘴角不时露出一丝藐视众生、敢为天下先的神色，不禁使人联想到初生牛犊、英姿勃发这两个词汇。

邹容和张继都是留日学生，一个多月以前，他们与另外几位同学将一位清廷劣吏姚文甫的辫子给剪了，被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驱逐回国。

这一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过程中关键的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后的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由于留学运动的迅速发展，一个接受了西方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的新型知识群体很快形成，他们是中国中小民族资产阶级中最充满活力的分子，东京和上海是他们表演的两个舞台。

在此半个多世纪以前，龚自珍面对衰败的大清帝国曾预

言：“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星移斗转，此时真正为清王朝敲响丧钟的“山中之民”是那些身处风口浪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眼下几条笑傲尘世的汉子，就是在反清革命运动中奋力搏击的弄潮儿。他们一直谈论的话题就是最近的学生运动、邹容刚写成的一本小册子《革命军》以及《苏报》大登特登革命与反清文章而引起中外注目等事情。

不一会，酒菜陆续上齐，太炎先端起一大碗绍兴老酒，一仰脖子，咕咚一口喝下，他用和服袖子抹了一下嘴巴，对几位青年说道：“近来大家都忙得团团转，难得相聚，请各位开怀畅饮。”

酒过数巡，章士钊和邹容的脸上泛出了红光，太炎和张继却依然面不改色。章士钊脱掉外衣，只穿着一件汗衫，说道：“近日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蕲丹和他的《革命军》，蕲丹可是成了大名人了。”

邹容微微一笑，“彼此彼此，由你主持笔政的《苏报》可是越来越不同凡响。再说，《革命军》能够出版，在座诸位均出力不小。行严为《革命军》题签，太炎先生写序，溥泉在《苏报》内外奔走，才成了今日这番气候。”

太炎往嘴里塞了一把茴香豆，边嚼边说：“可不要忘了乌目山僧和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

张继接口道：“对，还有柳亚卢、金天羽等人。”他说的柳亚卢就是后来改名柳亚子的著名诗人。张继扫了周围一眼，继续说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咱们可要好好干一场，不把清朝贪官污吏斩尽杀绝誓不罢休。”

一听说要杀清朝贪官，太炎来了精神，起身说道：“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我看啊，是英雄造时势。我们几个，志同道合，意气相同。鼓吹革命，逐杀污吏，光复中华，非我辈莫属。来来来，刘、关、张桃园结义，三分天下。我们几个也来个金兰结盟，问鼎中原如何？”

张继一拍桌子，首先叫好。邹容双手拿着竹筷，叮叮咣咣地敲着酒碗，连声赞成。章士钊喜不自禁地说：

“按年龄排序，炳麟为大哥，我长溥泉一些，作个二哥，溥泉为三弟，蔚丹年少，当个幺弟。各位快喝干碗中残酒，重新满上。”

张继将四只空碗一溜排开，抱起酒坛，一路斟满。

四位当世英雄齐刷刷站起，各各双手举着酒碗，在空中一碰：“干！”

四人当中，论年纪，太炎最大，邹容最小；论酒量，也是太炎最大，邹容最小。此时一碗喝干，邹容的身体摇摇欲倒，嘴里咕哝着：“东帝大哥，……扶我。”说话间，酒碗已掉在地上摔个粉碎，身体则向一边歪去。

太炎大喊一声：“西帝小弟，我来也。”却是隔着桌子，还是张继手疾眼快，一把扶住邹容。

你道这“东帝”、“西帝”是什么意思？原来，自打邹容撰写、太炎作序的《革命军》问世后，两人来往最多，谈话最投机。邹容因太炎是浙江人，自己是四川人，一东一西，都有惊世文章，平日里便戏称太炎为“东帝”，自己为“西帝”。

正是这“东帝”和“西帝”，在此后的一段岁月里，弹奏出了一曲近代中国的悲壮乐章。

第一章 有学问的革命家

——东帝其人

反清种子

清 光绪初年一个秋天的上午，在浙江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上的一座庭院里，一个童颜鹤发的老人捧着一本古书津津有味地讲解着。听讲的是一位十二岁的少年，他听得十分投入，只是两个时辰下来，尿憋得难受，老人刚将书本合上，少年便一溜烟地跑向卧房角落里的马桶方便去了。

这位少年下午的事情是抄录背诵老人上午的讲述内容，临摹书贴。老人向例要在

午后睡上一觉，尔后外出与几个有学问的夫子吃茶聊天。少年到外面玩耍一阵后，便回到书房，掩上房门，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蒋良骥编纂的《东华录》，埋头读起来。书中所述清初戴名世、曾静、查嗣庭等文字狱案情，尽管读起来似懂非懂，但他觉得很有趣，最近几个下午，他一直在读这本《东华录》。

不料，这天下午，老人未曾出门，起床后，他想看看少年近日魏碑临摹得怎么样了，便抱着铜质水烟袋，推开虚掩的房门，踱了进来。正在埋头读《东华录》的少年显得有些惊慌，老人问清他看的是什么内容后，拉过一把藤椅坐了下来，脸色温和而略带严肃地说道：“夷狄与华夏，自古不能通融。所以，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人兽之别！”

以前可从未听人这般说过，少年赶紧问道：“外公，前人可有这般说法的吗？”老人颌首道：“两百年前，王船山、顾亭林、黄宗羲都说过，尤其是船山先生，他说：‘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原则可耻。’又说：‘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

少年眨巴着眼睛，又问：“如此说来，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王了吗？”老人一惊，朝窗外望了一眼，“噗”地一声，吹灭纸媒，呼噜几口烟，缓缓答道：“天命不济，闯王事败。现在说这种事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当初李闯王真的得了明天下，闯王虽非善类，他的子孙未必都不好。唉，只是现在说起来都晚啦！”

少年高声说道：“外公言语含糊，明亡于清，不如亡于李自成，因为李自成不是异族，对吗？”

老人未置可否。

老少之间一番“夷夏之防”的话语，深深地铭刻在少年的

脑海里。

这位少年便是以后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老人是他的外公——海盐名儒朱有度。

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后名炳麟，字枚叔，因羡慕明末清初抗清名士顾亭林(炎武)的学问与思想，改名绛，别号太炎，以号行世，浙江余杭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

太炎出生于一个诗书传家的地主家庭。祖籍原在浙江分水县，明初迁居余杭县东乡仓前镇。自乾隆年间到咸丰初年，章氏家族人丁兴旺，产业繁富。

太炎的曾祖父章均，字安国，号治斋，县学增广生出身，授训导之职，在海盐县儒学教授生徒。章均一代，祖产已积累至百万之资，富甲一方。章均一生志在兴学，曾出钱一万缗，兴办苕南书院。为周济同族，章均置田千亩为章氏义田，还在义庄附近开办家塾。当时氏宗族人丁达三百余人，族中贫寒子弟“多就家塾习业”。

祖父章鉴，字聿昭，号晓湖，少年时入县学为附学生，后授国子监生。继承家产家学，有宋元明古版图书五千卷，“日督子弟讲诵”。章鉴三十岁时，因妻病误于一名郎中之手，发奋学医，出钱到处搜罗古今医书药方，研究三十年，初仅为亲族、贫民诊病，后来声名远播，求医者越来越多，因家中富有，为人医病，不受钱物。后来太平军兴，一场兵火，劫后余生，只好悬壶行医，补给家庭生计。

到了太炎父亲章潜(字轮香)这一代，江南地主经济遭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章家也未幸免。章潜当家后，家

产仅有一顷田地了。他早年到杭州知府谭钟麟处当幕客，并曾一度到外地做官，晚岁回乡，教育太炎兄弟。太炎有兄妹四人，大哥章箴，二哥章箴，均以举人入仕，妹炳芹，嫁同县张荫椿，张后中进士，任吏部福建司主事。

章潜持家，颇有心计。章氏义田亩册被毁后，章潜“悉心钩稽”，复得七百余亩，又将家谱、宗祀次第修葺。对于乡间公益事业，如勘荒、修塘、筑路，均能尽力倡办。及至晚年仍能与地方长老为东乡水利规划奔走。章潜儒学根底深厚，曾充杭州诂经精舍监院，闲暇时常赋诗自娱。他还继承父亲医术，为人治病疗伤。

章潜教子不遗余力，经常以先前家中藏书及平生师生的文章策励儿辈。他还立有《家训》，其中说道：“妄自卑贱，足恭谄笑，为人类中最佣下者。吾自受业亲教师外，未尝拜谒他人门墙。汝曹当知之。……精研经训，博通史书，学有成就，乃称名士。徒工词章，尚不足数，况书画之末乎？然果专心一艺，亦足自立，若脱易为之，以眩俗子，斯即谓斗方名士，慎勿堕入。”

在章潜的操持下，章家家道复兴。太炎的童年生活过得优裕充实。九岁那年，他外公从海盐县来到余杭县看望女儿女婿和活泼可爱的小外孙。数日后，太炎的父亲又要出门做事。临行前，他郑重地请老丈人为自己这个小儿子启蒙授业。朱有虔答应了此事。结果，他在余杭一呆就是四年，除了偶尔回海盐老家看看外，其余时间都花在了小外孙身上。

朱有虔，字九卿，是个饱读经书的老夫子。他对小外孙很严格，写字必求规范，读音必求准确。当时流行的蒙学读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很快读完，不久便转入了《春秋》、《史记》、《汉书》等经史著作的学习。作为一个小孩子，读

这些古董是很枯燥的，亏得朱老先生肚子里还装了不少《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聊斋》之类的内容，授课之余，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不但小外孙爱听，连家里其他人也常常拉把椅子来听老夫子“说书”。

太炎既好学又好问，正课之外，他还时常翻看家中其他的杂书野史。上课时，尽管外公讲得有板有眼，他却要时时打断，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要知道，要是在其他私塾，可是要挨先生呵斥甚至打板子的。但老外公很有耐心，总是尽可能地加以解释。那年秋天，老少两人关于“夷夏之防”的一段谈话，在当时的私塾教育中，可谓绝无仅有。

春来秋往，四年下来，太炎在朱老先生的启蒙导引下，成了一个“稍知经训”的少年学子，太炎十三岁那年，外公回了海盐老家。接着由父亲章潜接掌教鞭。

太炎父亲平常很忙，要管家事，要出诊，要参与地方公益建设，不能像太炎外公那样终日督促，这倒给太炎提供了机会，只要父亲不在，便把家藏的、外借的各种经史子集图书摊开阅读。他小小年纪，却开始对艰深晦涩的音韵训诂十分感兴趣。

当时做父亲的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学好时制帖，走科举正途。一天他外出归来，看到太炎的书桌上摊着一本《说文解字》，自己早上临出门时布置的从《论语》选出的一个作文题目却只字未动，不禁有些生气，把太炎好好教训了一遍：“小子，你听着，我知道你和其他少年不一样，文思倜傥，学古不难。但你要明白，八股文章是考试正道，要入仕做官，要光耀门楣，不参加科举考试能行吗？”

太炎很不服气，脖子一扭道：“前人王侃说过，八股是个什么玩艺？就是把古人的陈腐之言，颠倒分合，半吐半吞，化作种种丑态。我才不进这种考场呢！”

但太炎毕竟年纪尚小，此后便不得不整日死啃“四书五经”，苦练“场屋之文”。

十六岁那年，太炎奉父命到余杭县学应童子试，也就是考童生。临进考场之前，太炎突然发“眩厥之症”，也就是“羊癫疯”，顿时天旋地转，一跤跌在考场外的场院里，随来的家童赶紧把他送往附近的一个郎中家里救治。太炎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赴县应试”就此中断。

此后，太炎再也不愿去参加令人头痛的考试了，他父亲还算开明，也不勉强，由他这个倔强的儿子广泛涉猎古今图书。闲暇时，父子俩还经常互相研讨切磋，两个中过举的哥哥回家相聚时，也要掺合进来。太炎“好发高论”的脾气渐渐养成。

从九岁到二十二岁的这段时间，太炎先后随外公和父亲读书。除了一般经书外，太炎最感兴趣的便是明末清初几位抗清志士兼大学问家的书了。举凡王船山、顾亭林、郑所南、全望祖、黄宗羲的著作，遍览无遗，当他十九、二十岁时，得到《明季稗史》十七种，其中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篇，在他心中埋下了反清种子。浙江是明末清初抗清志士张煌言、黄宗羲的家乡，受文字狱牵连的吕留良、查嗣庭也是浙江人。他们的事迹和遭遇，在浙江地方代代相传，影响深远。太炎读书之余，很喜欢听乡间父老谈论这类故事。后来，太炎多次说到，他那时在家中读这些书时，“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对于他的这种思想，太炎的父亲并未禁止。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章澹病歿，临终前告诫家人，

“我家入清已历七八代，死后都以深衣收敛。我虽做过清朝的官，却从未进京入吏部铨叙。现在我不行了，祖宗遗教不能违，到时切切不可给我敛以清朝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封建士子的日常服装。

父亲的临终遗言与平时的耳濡目染，对太炎以后仇清反清、光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

诂经精舍

春天，杭州西湖，风景如画，蓝天白云，水光潋滟。放眼远望，只见青山苍翠欲滴。信步徜徉，花红柳绿，名塔古寺，在在皆有。年年代代，这里流传着一个个美丽动人故事。

在西湖之畔的孤山脚下，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书院，青白围墙里，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五十多间屋子。一群表情严肃的学子，整日在此求学问道。

一天上午，顺着孤山脚下的便道，走来一位面庞清癯的青年，身后两个挑夫，担着大小四五只箱笼。青年来到书院门外，抬头看到门楣上的匾额。

“哦，诂经精舍到了。”他回转身子，招呼挑夫卸下担子，进门同门房说有位余杭章纶香的儿子章炳麟要见书院山长俞曲园先生。

不一会，门房过来带着青年沿着石子小路，绕过一丛竹林，来到一排屋子跟前，廊檐下站着一位年近古稀、须发皆白的老者。门房对青年说：“这位就是曲园先生。”

青年纳头要拜，老人摆摆手，“你就是炳麟吧，你父仙逝的事，我已经晓得了。你先住两日再说吧！”

次日上午太炎又来叩见曲园先生。走进宽大的书房，只见四面书架上、箱柜上都摆满了线装古书。书房当中是一张宽大条桌。曲园先生坐在桌旁的红木太师椅上，戴着老花眼镜，正在案上凝神屏息写着什么。

太炎上前一步，双手垂立，说道：“先生，我在家读书时，很崇拜您的著述，加上父亲临终叮咛，希望先生能收下我这个弟子。”

曲园先生的眼光透过老花镜，扫了太炎一下：“你在家都读了些什么书啊？”

听到这话，太炎精神一振，扳着指头，如数家珍般地将自己读过的书一一道来。

曲园先生欠了欠身子说：“书读得不算不多，只是零乱散漫。你可曾作过什么文章，明日拿来看看。”

第三天上午，太炎又来到曲园先生的书房，递上两篇在家时写就的文章。曲园先生翻阅一遍，摇了摇头：“思维有余而底气不足。我且问你一个问题，《礼记·明堂位》上讲的周官人数到底有多少？”

太炎略一思索，将《明堂位》、《冬官》、《王制》和郑玄注本几篇著作的有关内容一一列举。曲园先生一边听一边点头。太炎讲完后，他立起身子，背着双手，在书房里踱着方步，又问：“《孝经》中有一句‘先王有至道要道’的话，这先王指的是谁？郑玄说是大禹，为什么孝道始于大禹呢？”

太炎侃侃答道：“《孝经》所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一句，讲的是政治上的孝道，不同于寻常人的孝道。夏代以降，奉行世袭，这才有了政治上的孝道，所以说孝道始于禹。《孝经》在夏代以后出现，周代有‘三千之刑’，直承夏制，故‘先王’